

文韵周刊

观澜

从“梁祝”到“罗朱”,从杭州到维罗纳——

跨越重洋的浪漫“城事”



维罗纳市。视觉中国供图

■ 本报记者 叶怡霖

西湖畔的万松书院,因梁山伯与祝英台扬名,一段在民间流传千年的故事,让这里成了“爱情地标”。不远处,成立不久的杭州·维罗纳交流馆内,一则来自亚平宁半岛的爱情故事,与“梁祝”传说不期而遇。

踏入展馆,两幅曲谱相对而立——一边是越剧《梁山伯与祝英台》,另一边是歌剧《罗密欧与朱丽叶》。它们相对无言,却以爱情的永恒与崇高,交织出一段深邃的文明交响。

1954年日内瓦会议期间,周恩来总理邀请外国与会代表观看新中国第一部彩色戏曲电影——越剧电影《梁山伯与祝英台》,将其称为“中国的《罗密欧与朱丽叶》”。

2016年9月4日,习近平总书记向G20杭州峰会参会国政要介绍,这是中国的“爱情之都”,中国版的“罗密欧与朱丽叶”就诞生在这里,梁山伯与祝英台。

或许是源于两个爱情故事间的异曲同工之妙,又或许是更久远、更深厚的渊源,2019年,杭州与被称为“意大利之门”的古城维罗纳“牵手”,两地共同签署了友好关系协议。

交流馆内,一面“交往大事记墙”静静伫立,以时间为序,标记着两座城市这些年来的温暖交集:“1314”中意巴士的发车运行、“中意你”文化市集的欢声笑语、“中意爱情文化周”的浪漫篇章……每个瞬间的背后,都是一段相交相知的双向奔赴。

一东一西,两座古老而现代的城市,如何循着文化的脉络彼此走近,探寻文明深处的共鸣?

因爱结缘

相隔万里的杭州与维罗纳,相似之处很多。世界上两个著名的爱情故事,梁山伯与祝英台,罗密欧与朱丽叶,一个发生在杭州,一个发生在维罗纳。

“梁祝”故事始于东晋,流传了1700多年,在中国家喻户晓。其故事背景设定在父母包办婚姻、封建伦理思想根深蒂固的古代。梁山伯与祝英台为奔赴爱情,冲破现实的桎梏,最后化成蝶。

罗密欧与朱丽叶,则创作于文艺复兴时期的维罗纳,主人公勇敢无畏地超越两个家族的世代积怨,直至以殉情告终,这个浪漫而悲情的故事,反映了莎士比亚作品中的人文主义精神。

虽然在不同的时空、文化与审美土壤,角色设定与表现手法亦各具风姿,但这两个故事始终作为不朽爱情的代表性符号,穿透岁月时空,被广为传颂。

每周六上午,梁山伯与祝英台曾共读的万松书院,常常聚集着为子女牵线的父母和寻觅缘分的年轻人。熙攘人声中,交织着最朴素的生活期盼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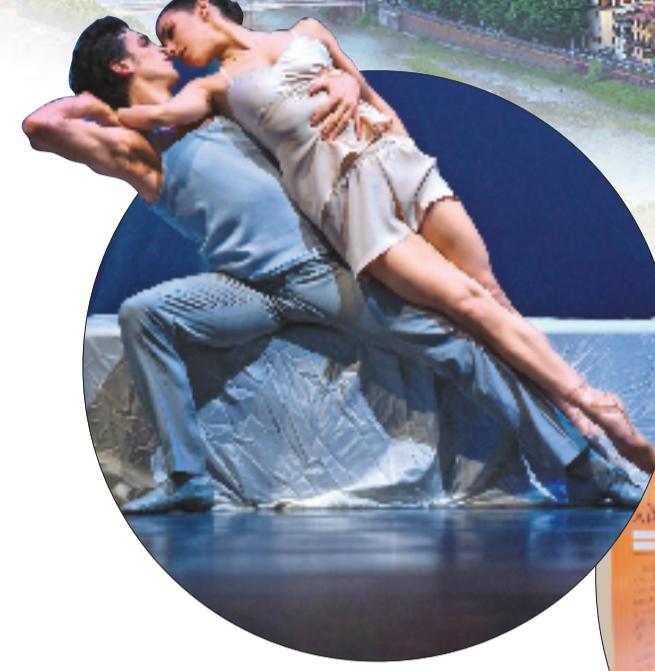
在维罗纳,爱情则表现得更直白、更热烈。

卡佩罗街27号的朱丽叶故居前,总能看到蜿蜒的长队——游人来到那座闻名遐迩的小阳台下,翘首以盼。庭院墙壁被层层叠叠的爱情誓言写满。不远处的“朱丽叶俱乐部”,一年能收到上万封来自全球各地的信,志愿者们以“朱丽叶”的名义回复,将“爱之城”的信念传递到世界各地的角落。

去年9月,维罗纳市长达米亚诺·托马西泛舟西湖,当听到梁祝“同窗共读三长载”的情节时,他露出了会心的微笑:“我完全能理解这个故事——我和我的太太,当年就是同学。”

这句简单而真挚的话语道出真谛:爱情最初的模样,本就如此——因缘际会,心弦共振,不分东西,无论古今。

从故事到城事,如此奇妙的契合缘何而生?

芭蕾舞剧《罗密欧与朱丽叶》剧照。
新华社/法新杭州·维罗纳交流馆。
本报记者 曹坚 摄

两个故事的内核,都是个体对真挚情感的极致追寻,这份超越文化背景的情感共鸣,最是打动人心。也正因对爱情价值的共同珍视,让杭州与维罗纳的双向奔赴显得如此自然。

两座城市因爱结缘,其内核不止于故事题材的巧合,而在于它们共享一种更高阶的文明特质:都拥有悠久的历史、丰富的文化资源和多样的艺术传统。

“作为中国古代民间四大爱情故事之一,‘梁祝’故事版本众多,艺术表现形式也很多,大家最熟知的是越剧《梁祝》。”杭州西湖风景名胜区凤凰山管理处文物科副科长黄溢曲介绍,杭州不仅是以“梁祝”故事的发生地,更是越剧艺术和越剧《梁祝》走向成熟的重要舞台:《梁祝》是浙江小百花越剧院的拿手剧目;宝石山下的蝴蝶剧场,以“梁祝化蝶”为灵感设计……

而在莎士比亚笔下,罗密欧与朱丽叶——全人类共享的经典,故事发生在维罗纳。很难说清,是维罗纳激发了莎翁的创作灵感,还是这部传世之作让维罗纳更知名,总之,维罗纳与戏剧有着难以割舍的联系。

“两个城市因爱闻名、因爱结缘的深层契合点,是两种高度发达、并善于将深厚底蕴转化为可感生活美学的城市文化的显象。”黄溢曲说,这种共性,也促进了自然而然的文化交流。

去年6月24日,“杭州西湖日”,在夜色如画的郭庄,一场别开生面的音乐会上演。来自意大利佩萨罗音乐学院的乐手们,带来了常在维罗纳竞技场上演的歌剧《弄臣》选段。中式园林的亭台水榭间,歌剧的华彩翩然回旋。

演出前,艺术家们游览西湖。走过大慈恩亭时,小提琴家萨拉·迪巴蒂斯塔被眼前的景色触动,情不自禁地拿出提琴,以天地为舞台,演奏了一曲。悠扬的琴声在湖面荡开,摇曳的荷叶和周边的游客,都成了她的知音。

以文会友

杭州与维罗纳,两座因不朽爱情而闪耀的城市,更有诗意绵绵的一面——这也是它们的共同切面。

杭州·维罗纳交流馆负责人,同时也担任两城交流翻译的娄翼俊,对一个瞬间记忆犹新:当意大利客人漫步苏堤,听罢苏东坡的故事,好几位都不约而同地点头:“真巧,维罗纳也有一位经历有些相似的诗人——但丁。”

浙江大学外语学院副教授朱振宇致力于研究但丁及其创作。探访维罗纳时,她对维罗纳领主广场中央的但丁雕

像印象深刻:但丁右手托腮,左手握书,紧抿双唇,举目远望,沉浸在对人生、宇宙和人类命运的思考之中。这座雕像近七米高,为纪念这位伟大的诗人诞辰600周年而建。

1302年,但丁在佛罗伦萨的政治斗争中失败,被判处永久流放。在他人生最晦暗的时刻,维罗纳向他敞开了怀抱。1313年前后,但丁受到当时统治维罗纳的斯卡拉家族,尤其是领主坎格兰德一世的热情款待与庇护。坎格兰德一世十分欣赏但丁的才华,不仅为他提供了居所,更对他的文学创作给予支持。

在东方,一位同样伟大的诗人,在另一座城市的怀抱中找到了新生。

1071年,遭到弹劾的苏东坡离开了京城,外调到杭州任地方官。江南烟雨、西湖山水,以其无限的柔美与包容,接纳了这位失意的才子。他访灵隐,与山僧夜话;品虎跑,以名泉沏新茶;泛舟湖上,与友人吟诗作对。

“杭州与维罗纳,曾是两位诗人‘人生低谷’的落脚地,他们在这里留下了丰厚的文化印记。”朱振宇认为,苏东坡与但丁最珍贵的相似之处,是他们并未止步于失意,而是将逆境沉淀为文学创作。

在维罗纳的那段相对安稳的岁月里,但丁潜心写作,完成了《神曲》天堂篇的大部分篇章。这座城市给予的温暖与尊重,深深融入了他的思想与诗行。而苏东坡对杭州的回报,也显得深沉厚重。当他再度回到杭州担任知州时,组织民众疏浚西湖,筑成长堤,解决水患,造就了“苏堤春晓”的美景。他留下的“欲把西湖比西子,淡妆浓抹总相宜”,赋予这片山水永恒的诗意。

苏东坡与但丁,生活在时间相差约200年,所处文明背景各不相同,互相之间并无直接联系,但当他们与城市产生了链接,其中的关联也一目了然:一个被城市的包容接纳,一个被城市的山水治愈,他们在城市里度过了失意时刻,又以文化创作反哺了城市,丰满了城市的意义。

维罗纳作为意大利北部古罗马遗迹最丰富的城市之一,人文底蕴丰厚,它的命运,与文艺复兴时期个体意识觉醒、人文艺术的脉搏同频共振。

而杭州的城市肌理中,天然流淌着含蓄隽永的诗意图美。春来烟柳缥缈,夏日风荷幽香,秋夜月光澄明,冬季白雪缱绻,湖山城郭相映成趣。漫步杭城,山

水如画,处处氤氲着江南特有的诗意,滋养着一方文心与风骨。

这些年来,中意文化市集在西湖湖滨举办过多次。穿行其间,人们时常能遇见来自意大利的手工艺人,他们带来精致的石雕、木雕,同时也对中国的瓷器、生肖等兴趣浓厚。

更有烟火气的当属美食文化的交流。去年4月,一场维罗纳美食节在杭州举办,来自意大利的大厨们带来纯正浓郁的意式风味;两个月后,杭帮菜厨艺交流团远赴意大利,在维罗纳亮出一场“宋韵杭州”的美食盛宴。他们把意大利优质食材与杭帮菜传统技艺巧妙结合,令当地食客赞不绝口。

无论是爱情故事、戏曲艺术、文学创作还是美食文化,都是城市文化沃土上开出的花朵,不仅是城市气质的生动表达,更成为城市相互走近、深度交流的纽带。

在杭州与维罗纳,曾是两位诗人‘人生低谷’的落脚地,他们在这里留下了丰厚的文化印记。”朱振宇认为,苏东坡与但丁最珍贵的相似之处,是他们并未止步于失意,而是将逆境沉淀为文学创作。

在维罗纳的那段相对安稳的岁月里,但丁潜心写作,完成了《神曲》天堂篇的大部分篇章。这座城市给予的温暖与尊重,深深融入了他的思想与诗行。而苏东坡对杭州的回报,也显得深沉厚重。当他再度回到杭州担任知州时,组织民众疏浚西湖,筑成长堤,解决水患,造就了“苏堤春晓”的美景。他留下的“欲把西湖比西子,淡妆浓抹总相宜”,赋予这片山水永恒的诗意。

苏东坡与但丁,生活在时间相差约200年,所处文明背景各不相同,互相之间并无直接联系,但当他们与城市产生了链接,其中的关联也一目了然:一个被城市的包容接纳,一个被城市的山水治愈,他们在城市里度过了失意时刻,又以文化创作反哺了城市,丰满了城市的意义。

维罗纳作为意大利北部古罗马遗迹最丰富的城市之一,人文底蕴丰厚,它的命运,与文艺复兴时期个体意识觉醒、人文艺术的脉搏同频共振。

而杭州的城市肌理中,天然流淌着含蓄隽永的诗意图美。春来烟柳缥缈,夏日风荷幽香,秋夜月光澄明,冬季白雪缱绻,湖山城郭相映成趣。漫步杭城,山

量名列前茅的国度。除了西湖与维罗纳城,云南红河哈尼梯田与意大利朗格罗埃洛和蒙菲拉托葡萄园景观、北京颐和园与意大利哈德良别墅及埃斯特别墅,也相继“携手”,在不同的地理坐标上,书写着文明对话的故事。

“颐和园与哈德良别墅同属皇家御苑,梯田与葡萄园皆扎根农业文明,与之相比,杭州与维罗纳看似迥异——一个是湖光山色的自然人文交融,一个是古城堡垒的历史遗存聚合,但它们的契合,藏在深厚的文明土壤中,也藏在‘活着’的基因内。”凝视着交流馆展墙上两国长大的世界遗产名录,娄翼俊说。

在维罗纳,这份“活着”的基因,直观奔涌在那座古罗马竞技场——作为世界现存的三大古罗马竞技场之一,它高30米,长直径与短直径都超过100米,从公元1世纪奥古斯都王朝晚期一路走来,历经千年,直至今日仍在使用。

新的故事始于1913年。为纪念歌剧大师威尔第,一位名叫泽纳特洛的维罗纳男高音,冒出一个大胆的想法:在这座古老的环形建筑中,上演威尔第气势磅礴的歌剧《阿依达》。

演出获得了空前的成功。自此,竞技场从历史的遗存,成为“活着的剧场”。来自全球的游客涌进维罗纳,不仅为寻找罗密欧与朱丽叶的阳台,也为在星空下,感受古老石壁与咏叹调共鸣的震撼。

而万里之外的西湖,以另一种方式诠释着文化遗产的生命力。2002年,西湖景区在全国率先免票开放。“还湖于民”从口号变为现实,西湖从一幅可供瞻仰的“名画”,转身成了一座没有围墙的“城市客厅”。

2023年的秋天,前来杭州参加中意世界文化遗产地结好论坛的维罗纳市议员贾科莫·科纳,在了解到西湖每年接待

游客超亿人次且免费开放后,深感惊讶。他说:“来之前就知道西湖很美,但亲眼所见更加震撼。”这里的自然、历史与生活融合得如此和谐,令他万万没想到。

基于对“历史文化遗产活态传承”的认识,他盛赞杭州是“世界上最美丽华贵之城”。但中意文明交融的历史长卷,远比我们想象的更为丰富。来过杭州的意大利人,远不只马可·波罗一位。明清之际,东西方的航路逐渐畅通,更多意大利人远渡重洋来到杭州,其中贡献最为突出的,当属汉学家卫匡国和殷铎泽。

卫匡国的本名叫马蒂诺·马丁尼,是一名传教士。1643年,他踏上了中国的土地,并选择在杭州定居。在中国,卫匡国游历多处,对中国的歷史人文、山川地理了解颇深。他无惧风浪和海盗,从欧洲两度来华,大大促进了东西方文明的交流。卫匡国撰写并出版了《中国历史:从上古至公元元年》《汉语文法》等著作,将中国的历史、地理、文化习俗、语言、社会现状等介绍给当时急迫希望了解的欧洲人。

殷铎泽,1625年出生于西西里岛,17世纪中叶随卫匡国赴华,他潜心研究儒家思想并将《四书》中的部分篇章译成拉丁文,编纂成《中国智慧》,这是欧洲最早的儒家经典系统译本之一。

这两位为中意文化交流做出卓越贡献的学者,最终都长眠在杭州的土地上。他们的墓地,至今仍在杭州,成为中意文化交流的历史见证。

数百年后,当我们漫步杭城,寻访他们的遗迹,翻阅他们的著作,依然能感受到那一字一句间所承载的、穿越山海与时光的文化力量。

(据杭州·维罗纳交流馆提供的资料整理)

与古为新

杭州,坐拥西湖文化景观、大运河(杭州段)、良渚古城遗址三项世界遗产,

数量在国内城市中位列第二;维罗纳古城建于公元前1世纪,整座老城亦跻身世界文化遗产名录——这份天然的契合,是两座城市深层次文明对话的基石。

中国与意大利,同为璀璨的文明古国,亦是全球目前世界遗产数

新版《梁祝》剧照。
浙江小百花越剧院供图

在中国与意大利的交往史上,有一个避不开的名字:马可·波罗。如今的西湖边,还有一座马可·波罗的塑像。根据他口述整理的《马可·波罗游记》中,他盛赞杭州是“世界上最美丽华贵之城”。

但中意文明交融的历史长卷,远比我们想象的更为丰富。来过杭州的意大利人,远不只马可·波罗一位。明清之际,东西方的航路逐渐畅通,更多意大利人远渡重洋来到杭州,其中贡献最为突出的,当属汉学家卫匡国和殷铎泽。

卫匡国的本名叫马蒂诺·马丁尼,是一名传教士。1643年,他踏上了中国的土地,并选择在杭州定居。在中国,卫匡国游历多处,对中国的歷史人文、山川地理了解颇深。他无惧风浪和海盗,从欧洲两度来华,大大促进了东西方文明的交流。卫匡国撰写并出版了《中国历史:从上古至公元元年》《汉语文法》等著作,将中国的历史、地理、文化习俗、语言、社会现状等介绍给当时急迫希望了解的欧洲人。

殷铎泽,1625年出生于西西里岛,17世纪中叶随卫匡国赴华,他潜心研究儒家思想并将《四书》中的部分篇章译成拉丁文,编纂成《中国智慧》,这是欧洲最早的儒家经典系统译本之一。

这两位为中意文化交流做出卓越贡献的学者,最终都长眠在杭州的土地上。他们的墓地,至今仍在杭州,成为中意文化交流的历史见证。

数百年后,当我们漫步杭城,寻访他们的遗迹,翻阅他们的著作,依然能感受到那一字一句间所承载的、穿越山海与时光的文化力量。

(据杭州·维罗纳交流馆提供的资料整理)